

## 「小说精读」2012年高考新课标卷：老舍《马裤先生》

作者 | 老舍 赏析 | 宿艳

### 【编者寄语】

生活在无声无息之间潜藏幽默。老舍以委婉含蓄的笔法，笑谈人间众生相。小说按人物活动的先后顺序，以单线条结构，将马裤先生刻画得入骨三分。文章似漫画般描绘出了一个庸俗、丑陋、自私、卑污的人物形象，他举止谈笑间，滑稽丑态毕露。叹世间荒凉，只因人情冷漠。他声大如雷，素质全无。他穿戴文雅，却举止粗俗，以此展示了一个北京小市民的灰色生活，使一个市侩主义者的肮脏灵魂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。读完文章轻松一笑之后，文章内涵亦应引起我们反省，以此检查自身是否有此类不文明现象。

### 【文本研读】

<b>马裤先生</b>	
火车在北平车站还没开，同屋那位睡上铺的穿马裤，戴平光眼镜，青缎子洋服上身，胸袋插着小楷羊毫，足登青绒快靴的先生发了问：“你也是从北平上车？”很和气的。	
火车还没动呢，不从北平上车，由哪儿呢？我只好反攻了：“你从哪儿上车？”	故事开端，交代故事发生的背景，马裤先生登场。他语言和气，但语言内容无聊；身着华丽，实则中西混搭，不伦不类。寥寥数笔勾勒出马裤先生空虚无聊、装腔作势的形象。
他没言语。看了看铺位，用尽全身的力气喊了声：“茶房！”	与前面的“和气”形成鲜明对比，突显马裤先生颐指气使、目中无人的性格。
茶房跑来了。“拿毯子！”马裤先生喊。	
“请少待一会儿，先生。”茶房很和气地说。	
马裤先生用食指挖了鼻孔一下，别无动作。	
茶房刚走开两步。	
“茶房！”这次连火车好似都震得直动。	
茶房像旋风似的转过身来。	
““拿枕头！”	马裤先生与茶房对话时，句子简短，且多使用感叹号。
“先生，请等一等，您等我忙过这会儿去，毯子和枕头就一齐全到。”茶房说得很快，可依然是很和气。	
茶房看马裤客人没有任何表示，刚转过身去要走，这次火车确是哗啦了半天，“茶房！”	
茶房差点吓了个跟头，赶紧转回身来。	
“拿茶！”	
“先生请略微等一等，一开车茶水就来。”	
马裤先生没有任何的表示。茶房故意地笑了笑，表示歉意，然后搭讪着慢慢地转身，腿刚预备好要走，背后打了	

个霹雳，“茶房！”	
茶房不是假装没听见，便是耳朵已经震聋，竟自快步走开。	
“茶房！茶房！茶房！”马裤先生连喊，一声比一声高。站台上送客的跑过一群来，以为车上失了火，要不然便是出了人命。茶房始终没回头。马裤先生又挖了鼻孔一下，坐在我的床上。“你坐二等？”这是问我呢。我又毛了，我确是买的二等，难道上错了车？	
“你呢？”我问。	
“二等。快开车了吧？茶房！”	
他站起来，数他自己的行李，一共八件，全堆在另一卧铺上——两个上铺都被他占了。数了两次，又说了话，“你的行李呢？”	
“我没有行李。”	
“呕？！”他确是吓了一跳，好像坐车不带行李是大逆不道似的。“早知道，我那四只皮箱也可以不打行李票了！”	
茶房从门前走过。	
“茶房！拿毛巾把！”	
“等等，”茶房似乎下了抵抗的决心。	
马裤先生把领带解开，摘下领子来，分别挂在铁钩上：所有的钩子都被占了，他的帽子，大衣，已占了两个。	故事发展，从上火车至开车前，马裤先生一直呼喊茶房。此部分以马裤先生和茶房的对话为主，使马裤先生的人性弱点逐渐展现。
车开了，他爬上了上铺，在我的头上脱靴子，并且击打靴底上的土。枕着个手提箱，车还没到永定门，他睡着了。	马裤先生自私自利，将自己的物品尽情铺展招摇，不顾他人感受地我行我素，且处处有不文明行为。
我心中安坦了许多。	
到了丰台，车还没停住，上面出了声，“茶房！”	
没等茶房答应，他又睡着了；大概这次是梦话。	
过了丰台，大概还没到廊坊，上面又打了雷，“茶房！”	
茶房来了，眉毛拧得好像要把谁吃了才痛快。	“拧”生动地写出茶房对马裤先生无理要求的不耐烦和内心反抗。照应前文“茶房似乎下了抵抗的决心”。
“干吗？先——生——”	
“拿茶！”	
“好吧！”茶房的眉毛拧得直往下落毛。	
“不要茶，要一壶开水！”	
“好啦！”	
马裤先生又入了梦乡，呼声只比“茶房”小一点。有时呼声稍低一点，用咬牙来补上。	

有趣!	
到了天津。又上来些旅客。	
马裤先生出去，呆呆地立在走廊中间，专为阻碍来往的旅客与脚夫。忽然用力挖了鼻孔一下，走了。下了车，看看梨，没买；看看报，没买。又上来了，（集中且简短的动作描写，写出马裤先生的反复与无聊。）向我招呼了声，“天津，唉？”我没言语。他向自己说：“问问茶房，”紧跟着一个雷，“茶房！”我后悔了，赶紧地说，“是天津，没错儿。”	
“总得问问茶房。茶房！”	
我笑了，没法再忍住。	
车好容易又从天津开走。	
刚一开车，茶房给马裤先生拿来头一份毯子枕头和手巾把。马裤先生用手巾把耳鼻孔全钻得到家，这一把手巾擦了至少有一刻钟，最后用手巾擦了擦手提箱上的土。	
我给他数着，从老站到总站的十来分钟之间，他又喊了四五十声茶房。茶房只来了一次，他的问题是火车向哪面走呢？茶房的回答是不知道；于是又引起他的建议，车上总该有人知道，茶房应当负责去问。茶房说，连驶车的也不晓得东西南北。于是他几乎变了颜色，万一车走迷了路？！茶房没再回答，可是又掉了几根眉毛。	
他又睡了，这次是在头上摔了摔袜子，可是一口痰并没往下唾，而是照顾了车顶。	故事高潮，马裤先生无时无刻不在呼喊茶房，甚至在睡梦中也是如此，但询问的问题毫无意义。此部分以对马裤先生单方面的描写为主，重点集中于马裤先生呼喊茶房的密集次数和夸张的声音上。
我的目的地是德州，天将亮就到了。谢天谢地！	
我雇好车，进了城，还清清楚楚地听见：“茶房！”	
一个多礼拜了，我还惦记着茶房的眉毛呢。	结尾，车到站，“我”已经远离马裤先生，但耳畔仍有其回声。马裤先生已经对“我”造成精神困扰。以茶房的眉毛结尾，幽默风趣，意味深远。
作者：老舍 有删改	

## 【知识建构】

### 夸张：

故意言过其实，对客观的人、事、物作扩大或缩小或超前的描述，这种辞格叫夸张。夸张分为扩大夸张、缩小夸张、超前夸张。

扩大夸张是故意把一般事物往大（多、强……）处说。老舍善于以幽默的笔调将生活现象予以扩大，如“背后打了个霹雳”，将马裤先生的呼喊声夸大为霹雳声；“火车好似都震得直

动”，以火车震动衬托马裤先生的声音，足以显示马裤先生的叫声之大，以此突出他在公共场所肆无忌惮、自私自利、毫无社会公德意识的小市民的丑恶形象。

### 【试题解析】

- 下列对小说有关内容的分析和概括，最恰当的两项是（5分）（ ）（ ）
  - 这篇小说以戏谑、夸张的漫画式手法，描写了马裤先生在火车上的经历，故事虽然简单，但情节曲折、紧张，极富戏剧性。
  - 小说善于运用生动形象的细节表现人物内心的情感，茶房对马裤先生的不满，就是通过茶房眉毛的细微变化表现出来的。
  - 马裤先生一上火车就向就向茶房要手巾把，一把手巾擦了至少有一刻钟，是因为马裤先生作为一名知识分子，比较讲究卫生。
  - “一个多礼拜了，我还惦记着茶房的眉毛呢。”这样结尾既表达了“我”对茶房的同情，也为小说画上了一个幽默的句号。
  - 强烈、鲜明的对比是这篇小说最突出的特色，马裤先生看起来不合常理的言行，就是通过“我”的言行反衬出来的。
- 小说开头第一段就描写马裤先生的衣着言行，这样写的意图是什么？请简要分析。
- 马裤先生有哪些性格特点？请简要分析。（6分）
- 有人认为，小说中的“我”也有人性弱点，你同意这种观点吗？谈谈你的具体理由。（8分）

### 【反馈检测】

- “我”在文中有什么作用？请结合小说简要分析。
- 文中马裤先生与茶房交谈时，多使用感叹号，请简要分析其作用。



扫描公众号，查看思考题参考答案  
 （本篇解析老师：潍坊实验中学 宿艳）

### 【相关链接】

## 老舍的幽默

傅光明

老舍的幽默观

幽默的因

老舍在《谈幽默》中，把幽默定位在“首要的是一种心态。”“他是由事事中看出可笑之点，而技巧的写出来。”“细心‘看’事物，总可以发现些缺欠可笑之处；及至钉着坑儿去琢磨，便要悲观了。”其实，只要稍微细心，就不难发现，使老舍登上文坛的幽默招牌之作《老张的哲学》和《赵子曰》，即不全是可笑的，里边也有叫人落泪的悲。

老舍自认“是个爱笑的人，”也“是个爽快的人，当说起笑话来，我的想象便能充分的活动，随笔所至自自然然就有了趣味。教我哭丧着脸讲严重的问题与事件，我的心沉下去，我的话也不来了。”但是，“您看我挺爱笑不是？因为我悲观。”“悲观有一样好处，它能叫人把事情都看轻一些。这个可也就是我的坏处，它不起劲，不积极。”而且，老舍认定，“浪漫的

人会悲观，也会乐观；幽默的人只会悲观，因为他最后的领悟是人生的矛盾。”

老舍的《我怎样写〈老张的哲学〉》道出了他最初写小说，一出手就避开幽默的原由：“我自幼便是个穷人，在性格上又深受我母亲的影响——她是个愣挨饿也不肯求人的，同时对别人又是很义气的女人。穷，使我好骂世；刚强，使我容易以个人的感情与主张去判断别人；义气，使我对别人有点同情心。我失了讽刺，而得到幽默。据说，幽默中是有同情的。我恨坏人，可是坏人也有好处；我爱好人，而好人也有缺点。‘穷人的狡猾也是正义’，还是我近来的发现；在十年前我只知道一半恨一半笑的去看世界。”而“狄更斯是我在那时候最爱读的；……这就难怪我一拿笔，便向幽默这边滑下来了。”

老舍是执意要“幽默”的，因为他懂得幽默者要“憎恶虚伪、狡诈等等恶德，同情弱者，被压迫者，和受苦的人。”“他既不饶恕坏人坏事，同时他的心地是宽大爽朗，会体谅人的。”而且“幽默与伟大不是不能相容的。”“一个大小小说家根本须是个幽默家。”这里所谓的幽默家，“是说他必洞悉世情，能捉住现实，成为文章。”可以看出来，老舍是非要赌一口气，不相信自己就成不了“幽默”而又“捉住现实”的大小小说家。

## 幽默与写作

### 幽默的果

“死啃幽默总会有失去幽默的时候，到了幽默论斤卖的地步，讨厌是必不可免的。我的困难至此乃成为毛病。艺术作品最忌用不正当的手段取得效果，故意招笑与无病呻吟的罪过原来是一样的。”当老舍以成熟的悲剧家的姿态把幽默挥洒在小说里，艺术上的拿捏也是那么准确到位时，他创作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——《骆驼祥子》出现了。单就幽默来说，“一味幽默”的“毛病”没有了，而是“每逢遇到可以幽默一下的机会，我就必抓住它不放手。……它（《骆驼祥子》）的幽默是出自事实本身的可笑，而不是由文字里硬挤出来的。”

老舍的幽默是无处不在的，且幽默里的俏皮、机锋无不闪烁出睿智的亮色。他幽默里的自嘲，也绝不仅仅就是拿自己说事儿，而是在所谓表面“油滑”的背后潜藏着深刻的文化内涵。

老舍的幽默不但没过时，且具有永恒的魅力和价值。他绝不是那种耍嘴皮子，卖弄搞笑那种作家，他是真正有思想、有才华，而又精通写作之道——这点顶顶重要——的语言大师。若不谙熟写作之道，思想、才华会憋在肚了里烂掉，谁能知晓。

### 结语

他在1935年写的《又是一年芳草绿》即可换成一个题目叫“为幽默辩”。表面看，文章一如老舍一贯轻松的幽默笔调，但读来感觉并不怎么轻松。因为老舍要说的意思常常是藏在幽默后头的，而这后头的幽默不但不轻松，有时往往还十分沉重。

能想象吗？他一上来先声明，他的爱笑是因为“悲观”。谁会信一个人幽默是因为“悲观”呢？“悲观”了还会“乐观”地活着？其实，这才是真正的老舍。幽默是他一种别样的武器，他从来不想也不会板起面孔阐发自己的想法。

把老舍的《“幽默”的危险》和《诗人》联系起来看，老舍之所以感觉到“嘻嘻哈哈”的“幽默”的危险，正在于“生不逢时”，同“诗人”只被人误以为是“囚首垢面”的“怪人”“狂士”“败家子”，如出一辙。反过来，也正如只有“诗人”才敢在战乱祸患之际“身谏”“投水”“殉难”一样，非“正人君子”的幽默者面对“意识正确的战士”的“革命”时，真的能连死都看轻。“我们就盼望那大悲剧的出演，把笑改成泪。历史是血泪的凝结，珍藏着严肃悲壮的浩气。笑是逃避与屈服，笑是本无可说，永无历史。悲剧的结局是死，死来自斗争；经过斗争，谁须死确不一定。”

选自《光明日报》2011年08月22日05版，有删改